爱在红其拉甫

■王雁翔

情到深处

那天，山上的冰雪在阳光照射下，纯洁发亮，天地一片寂寥。从海拔4700多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国门和前哨班回到连队，我和二级上士苗广林盘腿坐在山坡上聊天。距离我们10多米外，几只旱獭从洞里钻出来东张西望。它们看上去有些憨头憨脑，其实嗅觉极其灵敏，一旦感受到危险气息，会倏地从洞口消失。

苗广林是甘肃庆阳人。他说，他和来这里的每一名战友一样，从不适应到适应，变化与成长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。我们四周高耸的雪山，骇人也迷人。每天都有游客不顾高原反应，驱车来口岸国门前留影。

有一年，苗广林跟战友们去巡逻。山上雪大雾重，他们爬了3个多小时，还是迟迟到不了点位。风渐渐吹开大雾，他们才发现之前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山顶上不时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，那是滚石飞落峡谷的回声。天黑了，他们返回山脚，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熬过一夜，第二天又向巡逻点位进发。

后来，上到山巅，苗广林看到离界碑不远的地方，一堆石头下压着许多小玻璃瓶或塑料瓶，里面装着纸条。他打开两个，里边有以前老兵们爬冰山的经历，有美好的祝愿，有勉励战友的话语，有对生命的感悟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。他蹲在寒风里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也写下一段话："我是一名边防战士，今天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巡逻点位，守护祖国边防安宁。人只有登上高山之巅，才能看到人生最美的风景。"

苗广林将自己的感想和战友的留言收在一起，装进一个矿泉水瓶，压在了石头下面。那雪山之巅的足迹，那石头下饱含真情的文字，是他们的忠诚，也是他们青春的音符。

遥远的雪山之巅，不仅是地理上的高处，也是精神上的高地。2022年6月，苗广林和战友们去巡逻。他骑着牦牛过冰河时，被激流扑倒，人和牦牛在冰河里翻滚，刺骨的水流使劲把他往下吸。危急时刻，健壮的牦牛竟奇迹般爬了起来。他顺势抓住牦牛脖子上的毛，被带出激流。

苗广林躺在河边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听到战友们在上游拼命喊他，他想起身应答，脚下不稳，又摔倒在石头上，磕破了脸和嘴，鲜血直流。晚上宿营，他带着伤，让战友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。他身后是帐篷和雪山。雪山与天空相接，繁星满天，苍穹与星星离他很近。

我问："你服役期满，走还是留？"

苗广林说："准备选晋一级上士。回去生活也许更安稳，人的价值可能就小了。"

"家里人支持吗？"

"我爱人挺支持的。"

于是，在红其拉甫雪山峡谷的一片山坡上，我听到了苗广林的爱情故事。

苗广林喜欢浏览与军旅生活有关的网络新媒体。2016年，他在一个新媒体平台，不经意间看到一则留言，心像被轻轻拨动的琴弦。

"我们通过网络聊了1年多，彼此感觉挺投缘。"苗广林说。2018年，他利用假期从西安乘飞机到南昌，又从南昌坐大巴到了景德镇。

在路上辗转两天，苗广林在心里犹豫了两天。虽然在网上聊了很长时间，但这种没见过面的感情靠谱吗？自己的行为靠谱吗？

到了她说的地方，人流如织。苗广林不知道她是哪一个，打电话给她。她说，她穿着白色裙子，站在公交站牌下。

打过招呼，她说："我下午有课，先带你去吃点东西，然后你好好休息，一路上很辛苦。"她没课时，会陪他逛逛街，看陶瓷制作。他们彼此都没有表明心中的情意。3天后临别，她送他一支陶笛。

返回途中，苗广林又陷入另一种犹豫与纠结。她是大学生，自己只是高中毕业、一名普通的边防军人，感觉距离有些远。

休完假回连队不久，苗广林鼓足勇气问她："你愿不愿做我的女朋友？"

她回："容我考虑一下。"

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同意了。从此，他们便以恋人相处。她喜欢旅游。每年休假，他都会抽时间陪她出去玩一趟。两人的感情也随着脚步缓缓发展着。然而，难题来了。她妈妈不同意，说太远了。他觉得，他俩爱情的小船也会随之搁浅。

2021年6月，他在喀什出差，她千里迢迢赶到喀什来看他。他把心里的纠结如实告诉了她。休假时，他去看她，她已做通妈妈的思想工作。他们领取了结婚证。

"我们在红其拉甫国门参加的集体婚礼，那是她第一次上高原。看到连队官兵风吹日晒，一个个脸庞黝黑，嘴唇乌紫，她心疼落泪。"苗广林说，"那天，在国门前，有个告白环节。她说，我丈夫是一名边防军人，保家卫国。我是一名人民教师，教书育人。虽然岗位不一样，但我们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，雪山国门见证了我们的爱情。尽管军恋很辛苦，但我们彼此包容理解，真心走到了一起。成为一名军嫂，我很自豪。"

抬眼四望，苍茫的雪山峡谷看不到一棵绿色植物，连耐寒耐旱的红柳都看不到。冰雪与岩石的世界，看上去枯索而苍凉。其实也并非没有生机，用心感受，阳光和蓝天下的雪山大地，低矮的野草在生长、摇曳，小动物、小昆虫在看不见的地方奔跑，寂静里处处涌动着热烈蓬勃的生机与活力。

停了半晌，苗广林说："她是高中老师，带毕业班，非常辛苦。"他爱人叫温珍瑶，去年被评为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。他荣立三等功，被评为"四有"优秀士兵。

听完苗广林的爱情故事，我没有再说话，静静地望着眼前洁白的雪山和纯净的蓝天。在一声长啸里，我看见峡谷上空，有一只鹰在逆风翱翔。那是一只帕米尔高原的鹰。

家风

未写完的信笺

■陈柏清

父爱如山，在这爱的记忆里，每个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故事。

父亲曾是一名军人。他对我们的爱表现得很"老派"，从不把爱说出口，加之工作忙碌，所以从前我总是怀疑，他对我们是否心中有爱，又或者他爱部队更多。幼年时，我甚至想过要学会开车，成为他的司机或者勤务兵，那样就可以整天见到他了。

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父亲心中有我、感受到他对我的爱，已是中年。多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我所在公司破产。公司重组时，我把重新安置的机会让给了一名家庭困难的同事，决定自谋生路。这个决定说起来容易，但对于当时习惯了朝九晚五、按部就班生活的我来说，无异于深山迷路、夜晚无灯。那段日子，我迷茫失落，经常彻夜无眠。本不想让父亲担心，可他还是知道了。一天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，说他特意炖了一大锅排骨。吃饭时，父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排骨。失去工作的那天，我没哭；找工作碰壁，我也没哭。可当白发苍苍的父亲颤抖着把排骨夹进我的碗里时，我落泪了。

那晚，父亲执意留我在家里睡，睡前还过来摸摸我的被子，问："被子薄不薄？"我说："我都多大了，薄还不会自己加被子嘛。"父亲笑了，慢慢走出我的房间，还为我带上了门。

半夜醒来，我看见门缝透出灯光。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我呆住了，只见对面书房的门开着，父亲光脚穿着拖鞋，披衣伏案坐在桌旁。我拿过毛毯和棉袜，轻轻走过去，伏下身，帮他盖上毛毯，穿上棉袜。我说："爸，您怎么还没睡啊？"父亲说："我想给老首长写封信。"我说："天气凉了，不急就明天再写吧。"父亲点了点头说："你先睡吧。"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起床发现父亲还在睡着。他一定熬夜了，书房的桌上有一沓信笺，扣好的钢笔……父亲昨夜给哪位老领导写信？写了什么？我都不知，但我知道父亲的规矩，如果他没说，那一定是不能问。

回家后，我开始刻苦学习，半年后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，总算找到了工作。父亲知晓后特别高兴，还特意请我们大家吃饭庆祝。那晚父亲写信的事，也渐渐淹没在时光里。

父亲离开人世后，整理遗物时，姐姐在他装军功章的红色小匣里，发现了一张已经泛黄的信笺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"尊敬的首长：您好！"姐姐惊讶地说："咦，爸这封信怎么只有开头啊？"

我接过那张泛黄的信笺，父亲那个秋夜在书房写信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。莫非这就是父亲那晚没有写完的信？我的眼泪瞬间涌上来，接过那张泛黄的信笺看了又看，放在胸前，说："这封信就交给我保存吧。"

那是一封没有写完的信，我永远不会知道父亲想要写的内容了。可是，我知道，那泛黄的信笺、那信笺的空白写满了父亲对我的爱，也写满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坚守与忠诚：无论任何时候，都不要因自己的事跟党提条件、讲艰苦，哪怕是自己最爱的小女儿。

家庭秀

大手握着小手
笑声连着笑声
阳光都是甜甜的滋味
我的小自行车要"飞"起来啦
像鸟儿
飞向爸爸妈妈的怀抱
飞向我们温暖的家
更飞向幸福的未来

陈 玮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第74集团军某旅干部顾忠洲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顾忠洲陪儿子骑自行车。

谢亦帆摄

老黄历中的"日记"

■刘贵阳

那年那时

今年清明后，哥哥打电话说想把老宅修修。自从父母走后，那座房子已经好些年没人住了。前不久刮大风，房顶的瓦被风吹走了几片，站在屋里都能看到亮光。老宅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它存放了许多儿时的记忆，屋檐下晾着母亲洗好的衣裳，堂屋里回响着父亲抽烟时的咳嗽声……如今一切都平静了，仿佛连风穿过门缝都格外小心，生怕惊扰了那段沉睡的时光。

清扫屋子时，哥哥在旧木箱里翻出一个蓝布包。我掀开布，是十几本厚厚的老黄历。封面已被磨得发白，四周有的已经缺损了。我一页页翻开，一股旧纸张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黄历每页上都记着当天的琐事，字迹清瘦而端正，那是父亲的笔迹。"四月初五，走亲戚，随礼二块八""九月廿九，卖杉木一根，给儿买棉鞋一双""十二月十七，卖冬笋八元，购鲫鱼两条"……这些平淡的文字里，没有一句抒情，却句句是生活的注脚。每一笔，都藏着父亲对家的守护、对儿女的牵挂。

翻着翻着，一条条关于我的文字格外醒目。"十月廿一，儿参军离家，太阳高照""一月廿，收儿来信，新训受嘉奖"……我饶有兴趣地翻着，关于我的内容越来越多。原来，我参军后，父亲把老黄历当成了生活日记，既记录了他的生活，也记录了我的军旅成长点滴。

"腊月十四，擦窗扫地，儿休假回家。"看到这行字，我似乎看到父亲挥舞抹布打扫卫生、等待我回家的样子。他从不在信里说想我，但他期盼见我的心情是如此真切。

那是我当兵后的第一次探家，也是我考上军校后的第一个寒假。我提前写信告诉父亲放假的时间。经过3次火车转站、两次汽车换乘，我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老家。赶到村口时，天色已晚，抬头望去，能依稀看到老家熟悉的物貌，特别是村口那两棵标志性的枫树。

我朝着枫树的方向迈开大步，远远地看见一个火光亮点忽隐忽现。我认出来了，是父亲，那亮点是他吸的旱烟。父亲也认出我来了，急步向我奔跑过来，一边接过我的行李，一边说："吃了饭刚出来。"我知道，父亲是在等我。

回到家，母亲说："这几天，你爸估摸你会到，每天都到镇上去接你。今天刚从镇上回来，吃了口饭又跑出去等你了。"

第二天天未亮，我就听见竹篮吱呀的声响。隔着蒙霜的窗棂，我看到父亲在准备去镇上售卖的鸡蛋。家里的鸡蛋是父母攒下来的，就等我回家后拿到镇上卖了，买些我喜欢吃的菜回来。

那些天，父亲不时地往镇上跑，有时很早动身，挑着连夜分拣的蔬菜，踩着露水往镇上赶；有时下午才去，背着绯红的晚霞回家，就这样每天变着花样买我喜欢吃的菜。

有一天，父亲中午挑着柴火去了镇上，可傍晚时分还没回来。我有些着急，沿路去找父亲。大概走了一半路程，我听见了父亲的咳嗽声，快步向前迎去。父亲走路一瘸一拐，担子上挂着我喜欢吃的猪肝，随着他身体的晃动而左右摇摆。

原来，父亲挑柴火去镇集的路上，摔了一跤。我赶紧接过担子，搀扶着父亲往家走。从镇集到家的泥土乡道上，留下两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

"腊月廿六，镇里送来儿立功喜报。"那年，我因工作表现突出，荣立二等功。喜报送到的当天，父亲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庆祝。在饭桌上，父亲拿着我的立功喜报给亲友们看。第二天，他又到镇上将立功喜报封了膜，回来贴在老宅堂屋最显眼的位置。

送我当兵，一直是父亲的愿望。我有两个堂兄弟退伍后，一个到政府部门工作，另一个回村当了村支书。父亲感到部队锻炼培养人，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，到部队历练成才。

我入伍后，父亲每次给我写信，最后都要附上一句："家里一切都好，莫挂念。"

"腊月初六，儿调北京工作。"我刚调到北京那年，父亲胃癌已进入晚期。好几次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他都不让家人在电话里向我透露丁点消息。有一次，二姐打电话告诉我，父亲的身体不太好，有时间还是请假回来看看，别留遗憾。我接到电话立马请假回去了。父亲见到我很诧异，问为啥突然回来了，我就把二姐打电话的事如实说了。父亲听后，一个劲儿地责怪二姐，然后就取出老黄历查阅。

"你后天就回部队吧。"

"我请了10天假呢。"

"工作要紧，看我一眼就行。"

我从小最怕父亲生气，看他那不容辩驳的样子，只好买票返京。遗憾的是，那一次是我与父亲病逝前见的最后一面。

"夏至，北京下大雨，平安无事！"

"二月初四，孙女生日，长命富贵！"

……

我继续翻着，眼眶已被泪水填满。那些数字仿佛变成一个个画面：我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挑着空篮子往家赶，雪地上的脚印渐渐被新雪覆盖，却始终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延伸；我看见父亲站在两棵枫树下向远处眺望，被寒风冻成了一尊雕像；我听见窗外淅沥的雨声里又传出父亲的声音：好好工作，别惦记家里……

我合上老黄历，像是合上了一本只属于我与父亲的日记。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，见证了父亲如何用微薄的力量，为我筑起风雨不侵的墙。我把老黄历装进行囊，我相信父亲一定在老黄历的墨迹里。我要带他去看生前日夜向往的天安门。

姜 晨绘

放 心

■王 震

家 人

"儿子，你是妈妈的骄傲。"母亲每次看到我穿军装时，都喜欢说这句话。但多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她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高考结束后，我和母亲就报考军校的事，发生过好几次争执。

"部队训练那么苦，你能坚持下来吗？毕业如果分配到离家远的地方，你愿意吗……"母亲一连串的发问，像是夏日的冰雹，砸向我火热的心。

"我想好了，我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而且已经填完志愿了。"我对母亲说，"你让我去试试，体检如果过不了，还能上地方大学嘛。"我尝试缓和气氛。最后，母亲还是答应了我。

体检那天，晕车的母亲陪我坐了3个多小时车去省城。后来，我通过了体检，可母亲的神色似乎很平淡。所以，我当时感觉母亲似乎对我能否当个好兵，依然没有信心。直到我第一次放寒假回家，母亲看到穿军装的我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到家第二天，母亲早早起床，喊我一起去赶集，还叮嘱我穿上军装。一路上，她逢人就打招呼，让我向来来往往的叔叔阿姨们问好。我跟在她的身后，也觉得心里很光彩。就这样，那道仅200多米的集市，被我俩走出了"红地毯"的感觉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母亲不是带我来赶集的，而是让邻里乡亲看看她穿军装的儿子。

这年春节期间，有亲戚向我咨询，她家孩子当兵的事。我说，想当兵是好事，但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母亲在一旁听着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"你知不知道，当时我为什么对你报考军校，不是很放心吗？"等亲戚走后，母亲主动问我。

"怕我离家太远？"

"不完全是。我主要是怕你吃不了苦，半途而废。"母亲解释说，当时主要是想提醒我考虑清楚，有些选择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就连带着穿军装的我逛集市，也是希望我能够感受身为军人的光荣感，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。"现在应该是可以放心了。"母亲满意地说。

母亲说这话时的神情，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。细细品味这些年来的生活，母亲对我，其实哪有彻底放心的时候。每当我偶尔向她诉说工作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时，她总是默默地支持和鼓励我，让我很快找回状态。

前几天，母亲给我打电话说："你已经好些年休假没穿军装回来了，下次回来把军装带上吧。"我欣然答应，并问她："妈，那您要不要再带我去逛一次集市呀？"

"当然要去啦，你是咱家的骄傲。"母亲提高嗓音回答道。